

隐曜，有气而无形的星辰。隐曜天命者，身负超能，将会开启极端的乱世。
远在长安的吕布，突然派心腹高顺前来西凉，邀项逸前往一聚……

跳舞
著

天火燎原

众星之聚



珠海出版社

跳舞
著

天火集

众星之聚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众星之聚 / 跳舞著. —珠海:珠海出版社,
2010.8

(天火燎原)

ISBN 978-7-5453-0408-4

I. ①众... II. ①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34443 号

众星之聚

著 者:跳 舞

责任编辑:潘杜鹃

装帧设计:天下书装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地 址: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楼

电 话:2639330 2639344 2639345 邮政编码:519000

网 址:www.zhchs.net

E - mail:zhchs@zhchs.net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02 字数:1200 千字

版 次: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53-0408-4

定 价:156.00 元(全六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新的马家	1
第二章	卧龙降临	14
第三章	那里不行……太快了……要去了！	21
第四章	阎彦明的往事	34
第五章	小舞不见了	43
第六章	吾名为：庞飒·德西乌斯	55
第七章	会师	64
第八章	命运与命运	74

【第四卷】

第一章	小舞！小舞！	87
第二章	剑与盾	100
第三章	化歛	111
第四章	庞德之“觉醒”	124
第五章	计都与罗喉之名	132
第六章	绝境	138
第七章	再临	149
第八章	逢生	162

【第五卷】

第一章	阴影的前兆	175
第二章	修理	184
第三章	至强之路	192
第四章	星聚	202
第五章	冻牙	219
第六章	刘篋	231
第七章	一坨鼻屎引发的血案	243
第八章	困兽	255

【第六卷】



第一章 | 新的马家

“项逸带着他的部队一路西进，绕过了樊稠、牛辅所控制的地带，直直挺进西凉……”

宽阔的演武场中，正有三个缭乱的身影在其中缠斗。兵刃带出的破空声响绝不止，但却没有一丝呼咤声传来。只有场边的贾诩低着头，一丝不苟地禀报着。

一杆画戟，一柄长枪，一柄大刀。

明明是万里无云的晴朗天空，但却不时有粗如儿臂的紫色落雷轰然而下，将青石板铺就的地面砸出一块块龟甲般的裂纹。而那手持画戟的身影，却总能在间不容发的时机以更快的速度闪过落雷。

“属下推测，他们本来的目的应该是一举吞并马腾与韩遂二人，将整个西凉握在自己掌中。但当他们到达西凉境内的时候，才得知马腾被韩遂击破的消息。随后，他们应该是接纳了马腾之子马超，并且将韩遂作为了自己唯一的敌人……”

画戟在他的手中如灵蛇般游走,那一刀一枪依然封不住它的动作,招架与攻击,竟成五五开之势。若不是为了躲避那不停闪现的落雷,它的攻势只怕还要再凌厉上几分。

“随后,项逸在狄道设下伏兵,几乎将韩遂派来牵制他们的一万骑兵尽数歼灭。随后西取西平城,据城以待自北方姑臧返身南下的韩遂……”

仅仅是刀枪交错的一刹那,画戟如电光火石般在空中划过一道诡异的弧线,从几乎不可能的角度穿过其中,直刺持枪之人的咽喉。

“在西平城下,项逸以一万五千人不到的步兵和八千骑兵,将韩遂完全击败。骑兵损失万余人,达到了战场上骑兵的四成。其余的骑兵也纷纷溃散。至于步兵,甚至都没有参阵的机会。”

原本去势迅猛无俦的画戟,在临到咽喉仅仅不到一寸的距离骤然停下,堪堪便要刺破肌肤,血溅当场,仿佛不带丝毫惯性一般。尽管如此,戟锋上的寒气依然将咽喉上的肌肤激起了密密麻麻的鸡皮疙瘩。

然而,这一击也令得持戟之人的动作出现了一丝停顿。就在此刻,随着天空中的轰然炸响,一道比此前粗逾数倍的落雷再度自空中击落,缠绕虬曲着砸向他的头顶。

如此携天地之威的一击,绝非凡人能够抵挡。

“以为抓住我了么……”

一抹冷笑滑过嘴角,他暴叱一声,反手收回画戟,带着暴戾的杀气挥向天空,迎上了劈落的雷柱。

“给我……破!”

原本正毕恭毕敬地禀报着的贾诩,声音由此骤然一顿,瞪大了眼睛死死望着眼前的景象。

画戟上所凝聚的气势,竟似胜过了那雷柱中所蕴含的恐怖天威。戟锋挥出的速度,使得它的四周都带出了重重气流漩涡,甚至搅乱了整个空间。

贾诩看到,那戟锋四周的景象都已模糊,令他眼中所看到的画戟,都已扭曲变形。那是戟锋破开空气,在周围形成了真空状态所产生的错觉。

当画戟挥到头顶之时,正好迎上了那劈落的雷柱。原本威势惊人,仿佛要摧毁它行进路线上一切事物的雷电,竟然都被这一戟所击破。

无论它如何强大,竟似都无法突破戟锋所造成的那一片真空,被狠狠劈为两半,沿着画戟两边颓然击落在地上。尽管将他身侧的石板都击成了粉碎,却始终无法给他造成哪怕一丝的伤害。

在闪烁轰鸣的雷电之中,那个身影傲然挺立,如同鬼神一般高高凌驾于世间万物之上。

“即便是天雷,也要在我的画戟下……低头啊!”

尽管没有开口,但他的眼神已经尽诉他心中的傲意。

而另两名武将,已经深深跪在了他的面前,向着他,和他手中紧握的方天画戟表达着自己的臣服。

因为他是吕布,是这个时代最强的战神——吕布。

“那么说……我们的小朋友干得还真不错啊……”

吕布望着面前的贾诩,面上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轻轻开口道。他的手上端着一只酒爵,清澈的酒液在其中没有半点波动,仿佛是整个铸在了那只如铁架般稳定的手上。

即便经历了方才剧烈的打斗,吕布整个人依然气定神闲,没有表现出丝毫疲劳的样子。

而张辽与高顺二人,此刻却都勉力压抑着自己的喘息,侍立在他身后。

“是的!”贾诩强忍着心中的惊骇与敬畏,恭顺地低头答道,“如果温侯有兴趣的话,属下再为温侯禀报项逸与韩遂那一战的经过。”

吕布点了点头,以眼神示意贾诩说下去。

“第一战,项逸面对的只是韩遂的前哨部队,一万骑兵。韩遂的打算,应该是用这一万人牵制住项逸,令他们无法快速前进,等待他自己的主力部队到来。而项逸却留下了营寨和斥候部队,以此迷惑了韩遂军的耳目,自己的大部队却径自开往西边的西平城。但他真正的目的,却不仅仅是西平,而是要同时吃掉这一万人。他的步兵队伍在向西平进发的同时,骑兵部队却绕了一个大圈,远远坠在了韩遂军的背后,直到韩遂军到达了狄道的入口。”

“那么说……项逸是在趁韩遂军即将进入狄道的时候,自背后突击而来的,对么……”吕布抿了一口杯中酒,缓缓道,“这样的计策,和半渡而击是一样的道理。韩遂军一定是按着常规的思路,只留意着项逸有没有在狄道谷中

安排,却没有想到他将骑兵与步兵分开这一手了……”

“温侯英明!”贾诩点头道,“利用韩遂军那短暂的混乱,自背后追击而来的项逸成功地一举将其击溃,逃出生天者不足两千人。就连一部分躲入谷中的韩遂军,也被项逸随后堵住两头的出口,自两侧山壁之上纵火焚尽。”

“哦?”吕布的双目中放出异芒,“连招降的机会都没有给他们么?我本来还以为这小子会是个心慈手软的家伙,不过现在看来,该狠心的时候他倒也不会犯妇人之仁啊。呵……我真是……越来越欣赏他了。”

“温侯看上的人,自然不会是平庸之辈了!”贾诩轻轻一笑,继续道,“项逸与前部汇合时,西平城已经被攻下,随后他们没有主动出击,而是据城以待韩遂的主力部队到来。三日后,项逸再次在城下大破韩遂军,斩杀韩遂军的张横、马玩二人。加上此前狄道一战中丧生的成宜,和西平城守将侯选,西凉八部已有半数丧生。而被俘的则有程银李堪二人,只余下梁兴、杨秋二将逃窜向北。”

“嗯……”吕布闭上眼睛,似乎在思考着什么,同时挥了挥手,示意贾诩说得再详细一些。

“那一战,是项逸取西凉的最高战术成就。他自城头撤下了所有步兵,引诱韩遂以步兵登城,而同时,他的骑兵部队也在城内做好了突击的准备……”

“在模仿我么?”吕布依然闭着双眼,却突然开口打断了贾诩的叙述,开口问道,“项逸那家伙,是想模仿我在虎牢关下所做的,以骑兵出城突击,沿城墙绞杀攻城步兵么?”

“呵呵……温侯这一次却是料错了。”贾诩微微摇头,面上现出了一股狡猾的神色,“不过,这倒的确是韩遂所预料的那样。所以他在派出步兵之后,也将自己的骑兵部队悄然调至了城门的两侧,正是为了等待项逸出城的骑兵,自侧翼将其截杀。很可惜的是,就是这样的布置再次葬送了他的一万骑兵。”

虽然自己的猜测被贾诩所否定,吕布的面上却并无愠色,反倒露出了一抹奇特的笑意:“如果我都猜错了的话,那么这条计策一定不是那小子想出的了。若不是他的那个同伴徐庶,就一定是他们二人的老师水镜先生……那

么,他们究竟是怎么做的呢?”

贾诩喟然道:“定计的,是那个叫徐庶的年轻人。他不仅是放弃了防守城墙,而是……根本就放弃了城墙……”

“放弃了城墙?”吕布猛地睁开双眼,皱眉望向面前的贾诩,“那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他们主动破坏了自己的城墙……”贾诩缓缓摇了摇头,双目中却放出感叹的神色,“他们在韩遂军到来之前,就已经对城墙动了手脚。在确认韩遂将骑兵布置到城下之后,同时也是韩遂的步兵登城之时,令长逾百丈的城墙顿时崩塌,同时,在城墙后列阵的骑兵自缺口突击向前,直击韩遂骑兵的侧翼。一万骑兵再次被消灭殆尽,张横也在此死于项逸枪下。”

吕布没有说话,半晌,才带着一种奇异的语声道:“妙计……的确是妙计。看来,那两个年轻人还真是敢行险呢……”

随后,吕布突然睁开了紧闭的双眼,目光电射向面前的贾诩,带着他那无比的威严:“告诉我,如果你身处项逸的境地,会不会用出这样的计谋?如果你身处韩遂的境地,能不能识破这样的计谋!”

“属下……”猛然接触到吕布那如有实质的目光,贾诩的额头渗出涔涔的汗珠,连忙低下头去,避免自己的双眼与吕布对视,开口道:“若是身处项逸一方,属下或许也能想到这一手。但……若非已然身处绝境,只求临死一搏,属下绝不敢采用如此手段。而若是换了在韩遂阵营之中……”

贾诩咬了咬牙,伸出袖子抹了抹脑门上的汗珠,涩声道:“属下也料不到项逸他们会敢这样做。不过至少……至少属下也不会如韩遂一般,为了一举制胜而犯下那样致命的错误,而丢掉那一万骑兵。”

“这样么……那也够了……”吕布的表情看起来还算满意,微微点了点头,以示嘉许,“董卓余部已经尽在我控制之下,虽然清洗了一部分可能不太稳当的家伙,但依然有八万之众。再加上我亲率的一万铁甲骑兵,这样的部队实力已经足以傲视天下群雄了。只要能够保证自己不犯下致命的错误,仅仅专注于和对方打上硬碰硬的合战,我吕布自问还不会怕了什么人。”

贾诩顿首道:“温侯大人神勇无匹,麾下劲旅挡者披靡,自然无惧天下任何对手!”

嗯，吕布轻轻笑了一笑，不置可否，开口问道：“嗯……西凉的事情似乎已经告一段落了，下面把注意力多集中在东面的曹操身上吧。另外，联系樊稠跟牛辅的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你原是牛辅旧部，要劝降他应该不难吧？”

“回禀温侯，属下已经去信阐述了当下形势，要他们归顺温侯，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大问题了。毕竟董卓在世时对他们也没什么特别的恩典，此前他们在西凉拥兵自重，只怕倒也谈不上为董卓报仇的打算，只是暂时还看不清形势，不敢轻易做决断而已。但现下，他们似乎还不太能够完全信任温侯……”贾诩已经自刚才慌张的模样中恢复了过来，不温不火地回答道。

“不信任我？那么说是担心我像杀李傕和郭汜一样杀了他们了？那倒也无妨……”吕布冷笑一声，嘴角带上了一抹讥诮，“信任？我吕布可不需要什么信任。他们对我的感情只需要一种，那就是——恐惧。让他们畏惧吧，战栗吧，直到他们忍耐不住内心的恐惧，主动跪拜在我的面前，向我表示臣服！这件事我会处理，你先退下吧。”

“是！”贾诩再次一躬身，毕恭毕敬地倒着身子退开了数丈，才转过身远去。

“这个人……你们觉得怎样？”吕布又举杯饮了一口，轻描淡写地问向他身后站立的二将。

“看起来……还算是个不错的谋士吧，就是胆子太过小了一些而已。不过……属下只是不明白，温侯为什么那么信任他，让他负责所有的情报工作？”张辽约略斟酌了一番，开口回答道。

“哼……胆小？那是你们看不明白而已。”吕布轻轻摩挲着手中的酒爵，面上浮现出奇异的笑容，“你们若是真以为，这个家伙像他方才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懦弱与胆怯，那就错了。这个胆大包天的老狐狸，竟然自以为能瞒得过我？呵……”

“老狐狸？”高顺依旧默不作声，似乎完全没有回答吕布的意思，依旧只有张辽一个人开口道，“温侯为何给他下了如此评价？此人虽然的确有几分智谋，但方才在温侯大人的威势下，不是被震慑得汗出如浆，不能自己么？”

“假象！”吕布摇了摇头，话声中带了几分责怪与不满，“我很早以前就跟你们告诫过，任何时候都要对周围的人加以十二分的注意，不论他是不是敌

人，你在不在战场之上。他的确看起来很害怕，从眼神，到汗珠，再到身体上细微的颤动都说明了这一点，但还有一样东西是你所忽略的……”

“忽略的？难道是……”张辽微微皱眉，随后双眼中闪过一丝恍然，“难道是气息！”

“对！”吕布点了点头道，“就是气息。无论他的表情如何惊恐，身体如何颤动，但他的气息始终是绵长悠久，没有一点波动。你觉得一个真正从内心发出恐惧的人，会有这样的表现么？他以为我不会发现这一点……呵，真是可笑，若是连这点异常都看不出，我还凭什么号称天下无双？”

“那……温侯的意思是？要不要属下去……”张辽没有把话说完，但他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那倒不用。”吕布淡淡一笑，摇了摇头，“他没有什么异心，这我倒是看得出的，否则我也不会把他留在我身边这么长时间。若说他对我能有子安与你那般忠诚，那自是一派胡言，但若说他有心瞒我，那倒也未必。只不过……这个人心机太重，凡事都要留上一个心眼，从来不肯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表露在别人面前罢了。”

“这样的人，我虽不喜欢，却不妨碍我用他。那些秉持什么‘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家伙，其实只不过是沒有足够的信心去驾驭自己的属下而已。”吕布伸出右手，在虚空中缓缓捏成了一个拳头，“而我，既然敢用他，自然就有这个把握将他牢牢握在我的掌心里。”

“是，属下明白了！”张辽在吕布身后沉声答道，随后又开口道，“温侯方才说，要处理樊稠和牛辅的事情，那么是不是……”

吕布略略想了想，摇头道：“嗯……就先不动用铁骑了。此前为了围歼项逸那小子，让他们损失不少，还得重新补充整编。你留下，这件事交给高顺。”

“在！”高顺沉毅的脸上没有丝毫动容，只是点了点头，张口应道。

“冯翊、陈仓那里的兵力大概是五万人吧？带上你的陷阵营去，我再拨给你一万人，应该够了吧？记住，你的目的不是要歼灭或者击溃他们，而是……”

吕布将爵中酒一饮而尽，缓缓握紧了掌中酒爵。青铜所铸的酒爵，在他的掌心中渐渐被捏成了一团：“而是让他们看清，我吕布的恐怖啊！”

西平城,太守府的一间厢房内,正供奉着一座灵位。屋内香烟袅绕,烛火摇晃,一具首级正摆放在灵前。尽管已经被石灰风干,皮肉都缩成了一团,但面上的惊恐之色依然清晰可辨。

“父亲大人……韩遂已经死了,他的首级就献在您的面前。如此一来,您的在天之灵应该也可以瞑目了吧……”

马超领着马云鹭,在灵位前长跪不起,口中念念有词。

“只可惜……孩儿不孝,不能亲手为父亲斩杀此大仇人,此刻也无力让我马家重掌西凉,现下更是委身于他人门下,供其驱策……不过请父亲大人于九泉之下宽心以待,孩儿日后定将复兴马家,重显我伏波一脉的名门声威!”

马超轻轻吐出这段话,在地上又重重地磕了几个响头,最后一下却没有抬起头来,而是闭上了双眼,保持着跪拜的姿势。

“西凉的名门……延续了两百年的将门,绝不能在我马超的手中断绝!”马超在心中不停地默念着,“先祖……文渊公的武名,一定要在我的手中再次发扬光大!西凉,必须是我们马家的!如果……如果那个叫项逸的家伙日后食言,即便是付出我的生命,也一定要用他的首级来为整个家族殉葬!”

当他再抬起头时,双眼中射出不属于他年龄的坚毅。任何人此刻若是看见他的面庞,都不会再意识到,他仍然只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

“祷告……完了么?”元直的声音自门边响起。马超缓缓站立起身,转过头望向他。

元直斜斜靠在门框边,脸上似笑非笑,看起来似乎有着什么深意。

马云鹭此刻却一反常态地没有跟他拌嘴,只是安静地低头站在马超身后,看起来像是只的小猫咪,一言不发。

“有什么事么?”马超脸上没什么表情,开口问道。

“没什么,只是想来看看你们而已。”元直笑了笑,走近屋内,打量着几上的灵位。

“伏波将军第八代孙,先考寿成公之灵……”元直轻轻念出了灵位上的字,随后撩起衣裳下摆,跪在了灵位前磕了四个头,才站起身来,转头向马超道:“跟我出去走走吧。有些话想和你聊聊……”

马超点了点头,当先向着门外走去。马云鹭本也要跟着他一起往外走,却被马超眼睛轻轻一扫,便低下了脑袋,停住了脚步,只拿脚尖磨蹭着地板。尽管脸上带着满满的不情不愿,但却不敢开口申辩。

“谢谢你。”马超望着跟在他身后走出门外的元直,率先开口道。

“呵呵,是指给你的父亲磕头么?无论如何,人死为大,何况我与你年纪相差不远,磕上几个头也不算什么。”元直笑着摆了摆手,随后又继续开口道,“你妹妹……好像很怕你的样子。”

马超点了点头道:“没错。父亲战死,现下我就是马家的家主,又是云鹭的长兄。长兄如父,她自然是该听我的。”

“听你这样说起来,你们马家的规矩倒是挺严的咯?”元直面上依旧微笑着,转头望了望屋里,开口道。

“那是自然!”马超面上泛出一丝得意,“我们马家,可是西凉绵延世代的名门,家门中的规矩自然多得很。而且,二百年来从来没有人敢违背!”

“呵,名门,世族……总是听你提起这样的话语呢……”元直淡淡地笑着,眼睛望着马超,“你很重视自己的这个身份么?”

“那是当然!”马超骄傲地回答道,“我们西凉马家,可是伏波将军的苗裔啊!先祖文渊公马讳援,于隗嚣叛乱之时堆米为山,向光武帝陈述战场情势,又亲自领军平定隗嚣之乱。其后于临洮击败先零羌,斩首数百人,获马牛羊一万多头。守塞羌人八千多,望风归降。又攻击占据浩亶,负隅顽抗的数万羌人,大获全胜,斩首千余级,小腿被敌箭洞穿,仍奋勇向前……”

元直微笑不语,只是静静望着马超。

一旦说起先祖的荣光,他简直兴奋得不能自己,满面泛着红光,身体激动得快要颤抖起来。

“再之后,光武帝任命文渊公为伏波将军,以扶乐侯刘隆为副将,率领楼船将军段志等南击交趾,征伐苏定。建武十八年(42年)春,文渊公率军到达浪泊,与敌大战,攻破其军,斩首数千级,降者万余人。随后文渊公乘胜进击,在禁溪一带数败徵侧,敌众四散奔逃。第二年正月,诛杀了徵侧、徵贰,传首洛阳。朝廷封文渊公为新息侯,食邑三千户。

“直至六十二岁高龄,文渊公仍勇武如常,尚能披甲上马。他一生南征北

战，所到之处敌人望风披靡，为大汉奉献一生，以马革裹尸为己任……如此之人，才担当得英雄之名啊！有这样的先祖，引以为傲又有什么不对？”

“嗯……不错，伏波将军的确是世间一等的英雄。”元直点了点头，微笑着道：“不过……难道西凉马氏二百年来，就只有他一个英雄么？难道他的子孙，都只能高高仰望他的存在，这样就能够满足了么？”

马超皱起了眉头，端详了元直一阵，缓缓开口道：“你……你这是什么意思？”

“呵，没什么意思。”元直闭眼摇了摇头，笑道，“我只是觉得，尽管马伏波的确是个忠勇并重的英雄，尽管你是他的后代，但如果仅仅这样，就足以成为你自豪的理由么？”

元直猛地睁开眼，直直逼视着马超：“马援是汉朝的伏波将军，你马超却不是。马援一生征战四方，战果硕硕，你马超却没有。天下人都知道‘马革裹尸而还’的马援，却不知道你马超！”

“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对么？对，你有一身不错的武艺，你有一张英俊的脸，你的祖先还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英雄，但——告诉我，你觉得自己是英雄么？”

元直说着说着，语气渐渐严厉，到最后，简直是在大声斥责着马超。

“姑臧城下一战，你差一点就死在阎行手上。而当你引以为傲的西凉马家在韩遂的手中覆灭之后，为你父亲报仇的，却不是你，而是项逸！你算什么英雄？在我眼里，你只是一个十六岁的小屁孩而已！”

元直一口气不停地说着，面上挂上了显而易见的讥诮与不屑。

“你自己也知道，伏波将军昔日在西凉，扫平羌人袭边之事。当时，仅仅靠着伏波将军的声名，就足以震慑得羌族部落不敢进犯一步。现在呢？现在的西凉马家和羌人同流合污！……不，不能说是同流合污，是仰羌人的鼻息而生存呢。没有羌人，你们哪来的骑兵打仗？伏波将军的后人，今天竟然变成了羌人的走狗了！”

“你……你胡说！”马超终于忍不住，大声地开口反驳道，“我不是羌人的走狗！我之前说过，有时羌人袭边，我也会领兵去跟他们交战的！我……我是文渊公伏波将军的后裔，不是羌人的奴才！”

“哦？有时？”元直冷笑了一声，“那当然了。领地上的子民是你们西凉马家的财产，可不是羌人的。若是袭扰过分，你们当然也不会同意的。呵……即便不是走狗，你们至多也不过是与羌人互相利用而已。你觉得马伏波看到今天这样的情形，他会怎么想？”

马超重重地喘着粗气，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却还是说不出话来。而这时，一直在一边悄悄听着的马云鹭却已经自屋内冲出，小脸涨得通红，瞪着两只杏核眼飞奔到了元直的面前，娇声怒叱道：“你……你给我滚开！不许这么说我哥哥！”

“你给我滚开！”

一声比马云鹭的音量大上数倍的怒吼将她吓得打了个哆嗦，开口的人却不是元直，而是她为之辩护的马超。

“男人说话，有你插嘴的份么？”马超扭过头，双眼中闪着锐利的寒光，对着仅仅小上他不到一岁的妹妹咬牙切齿地开口道，“给我滚回去，对着爹爹的灵位跪上半个时辰！再犯一次，就一整天不准你吃饭！”

尽管哥哥与自己感情自幼便很好，但那也只是在私底下而已。若是马云鹭不听话，又或是犯了家规，不论父亲还是哥哥都不会给她留什么情面。自小被父亲和兄长管得严严实实，马云鹭一向是不敢在他们的前面放肆。方才的她，只是一时被元直的话气昏了脑袋，才这样冲出来帮着马超说话。此刻望着怒气冲冲的马超，马云鹭小嘴一扁，低下头，两只大眼睛已是泫然欲泣。但她始终还是不敢在哥哥面前哭出声来，忙转过身，跑回了屋里。

“元直兄叫我出来，难道就是要对我马超说这些话么？如果仅仅只是为了折辱我，那么我想元直兄的目的已经达到了。”马超呼了口气，自方才的暴怒中冷静了下来，冷冷地冲元直开口道。

“呵……当然不是。我和项逸都曾经说过，我们是同伴啊……我只是想告诉你，不要终日沉浸于昔日的荣光里，而迷失了自己……”元直已经收起了他的冷笑，平静地望着马超。

“看来，听到这番话，你还是会愤怒。那就好，这说明你的内心深处，还是认同我的观点的。难道你不希望，在数百年后，马氏一族心目中最英雄的祖先，并不是伏波将军马援，而是你马超马孟起么？”

“当然希望！我怎么可能不希望！我自幼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像文渊公一样的……”

“错了！”

马超的话还没有说完，便被元直大声打断了。

“不是像他一样！如果你存着这个念头，你永远都不可能超越他。从现在起，忘记你的血脉，忘记你的家族，忘记你是伏波将军的后代。你只是马超，马孟起而已。以后，西凉依然还会有一个马家，但是……”

元直伸出一支手指，在马超的面前晃了一晃：“我希望看到的，不是你去复兴的，由马援所建立的那个马家，而是你自己一手重新开创的——西凉马家！”

“是这样么……”马超凝眉沉思了一会，双目中放出了神采，“我自己一手重新开创的西凉马家……对，你说得没错。文渊公的确是马家的英雄，但我不能终日将自己托庇在他的盛名之下。我是西凉马氏的子孙，但我更是我自己！马超，马孟起！”

“这就对了……”元直笑了起来，伸出手拍了拍马超的肩膀，“相信你自己吧。把那个复兴马家的目标，改成建立你自己的马家！有这样壮志的男人，才能算得上真正的男人呢！”

“对了，还有一件事。”元直扭头望了望屋内，小悍妞马云鹭此刻正背对着大门，跪在马腾的灵位之前。她的肩膀一抽一抽地，尽管看不到正面，一望可知是在哭个不停。

“其实……家里的那些规矩也没什么必要遵守得那么严格吧？”元直说完了刚才的那番话，此刻却又没了什么正型：“她还只是个小姑娘而已，老是对她这么凶也太残忍了吧？我知道你们马家规矩多，但是……你看她哭得那么可怜，难道你这个做哥哥的忍心么？”

马超也随着元直的目光向屋内望去。虽然听不见哭泣声，但望着马云鹭那单薄的肩膀正轻轻地抖动着，确实让他心中大是不忍：“我就这一个妹妹，自然是心疼的。但……她一个女孩子家，如此不知进退，男人在说话时还敢大声喧哗，也太不成体统了些……便是先父在时，也不会不严加管教的。纵然是心疼，但有些事上也不能溺爱过头。”

“女孩子怎么了？我就觉得挺正常啊……”元直一边想着你这小子年纪不大，扮起老成来倒真是一股老气横秋的样子，一边一本正经地摇头道，“你们家不是还让她练武来着的么？你想想啊，她要是不通武艺，不擅骑术，那一天你早死在乱军之中了。既然舞刀弄枪这种事情都能让她去做，为什么在别的方面不能给她和男人一样的待遇呢？再说，若是把她管成了一个只知道唯唯诺诺，言听计从，没有丝毫主见的柔弱女子，我反倒……”

元直话说到一半，突然停住了嘴，面上现出了些许尴尬之色。

马超正听着，突然听见元直停下，随即抬头看了过去。望望元直的神色，心中一动：“反倒如何？难道元直兄对我的这个妹子……”

“呵呵……哈哈……”元直干笑了两声，打岔道，“好了，今天我主要就是想跟你聊聊，不想让家族这东西成为了你的包袱而已。放下一些东西，你才能看得更远，做得更好。项逸今天应该就要从姑臧回来了，好像韩遂的两个儿子都已经被干掉，姑臧和金城也都被拿下了。现在西凉全境都已经纳入了我们掌中……应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吧，既然你已经明白了，那我就先告辞了……”

说着，元直随手抱了抱拳，转身急匆匆地走远了。

“走那么急，看来还真的如我所料了……枉他还是个那么聪明的家伙，一提到云鹭居然就这样方寸大失，连掩饰都掩饰得那么假……”马超望着元直远去的背影，无奈地摇了摇头，又转头望向屋内依然跪着的马云鹭。

“看上了我这个妹子么？呵呵，看她的样子，似乎只是落花有意哦……”